

從「阿伽陀藥」看 佛法的健康關懷

高明道

這一二十年來，不知爲什麼國內許多學佛的朋友開始非常注意身體健康。當然，有個健康的身體，誰都不會拒絕，而懂得如何維持身體良好的狀態，也可以說是自利、利他的有用知識。不過，有時難免感覺到對色身的這種照顧，心態上明顯有點偏差，變成一個跟佛法不相應的獨立價值。於是吃素的重點不再是對含識的悲憫心，而是「有機」的信仰；飲食的服用不再談少欲知足或如理思惟，而講究一波波流行的特殊吃法、食物、補品等。不然就高談闊論「磁場」、「能量」、「排毒」等等，或提倡「人電」之類的另類療法。從某一個角度來思考，說不定此時代、地區、文化的眾生，根器就是如此，佛、菩薩也只好假借這類話題來攝受有情。假若果真如此，理應是善巧方便，值得讚歎肯定，不過我坦白承認自己沒有境界，無從判斷究竟如何，只是始終有點擔心到後來大家精通的是養生之道，卻不明佛法爲何物。

釋氏較傳統的態度是：在生死大海裡免不了有病。身體要是出了問題，就應該找醫方明的專家——醫生——看看病。若是用譬喻的方式來講，整個輪迴無非是諾大的病態。能夠根治此漫長恐怖的重病，佛最內行，是大醫王。他開的藥方即是正法，他的護士助手乃是僧伽。這是常聽到的明喻，比況吾等凡夫病患跟三寶的關係。實際上，佛典裡另外還有不少地方用其他跟治病有關的譬喻，都值得我們思考，調整自己的心態。例如相傳生在雪山的「阿伽陀藥」，十分神奇，像萬靈丹，可以解決任何疾病。契經就假借它來傳達健康的概念。其中不少經文段落裡用「阿伽陀藥」來譬喻核心功德，如佛在《大莊嚴論經》說他自己「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」，所以世上任何毒都不能害他。原來有外道設計要毒死釋尊。有天人知道，趕緊警告如來，佛卻這樣回答、安慰他。這就明確指出最好的保護不是外在的設備，而是慈心的妙藥。

既然慈心專門對治瞋恨，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上的一段開示便跟《大莊嚴論經》關係密切。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說：「譬如世間阿伽陀藥，能除自他一切毒病，菩薩亦爾：忍伽陀藥能治自他一切瞋恚煩惱毒病。」忿怒不可能一下子平息，所以佛法的建議是：不要等到真正生氣，只要內心開始感到不悅時，應立刻用忍辱來回復平靜，而後才生起慈心。大概是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上，經裡將忍辱跟慈心都說成阿伽陀藥。當然，慈心很好，但從菩薩道的立場來說，是不夠的，所以有修多羅進一步用「阿伽陀藥」來譬喻菩提心，如《大寶積經·勤授長者會》之「菩提心最勝 如阿伽陀藥 能除一切病 與一切安樂」，或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：「菩提心者，則爲阿伽陀藥，除滅一切諸惡患故。」俗諦上的菩提心發了，行者就稱得上「菩薩」，但是生死的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，還需要勝義諦的菩提心，亦即空性正見，所以《華嚴經·夜摩宮中偈讚品》裡說：「如阿伽陀藥 能滅一切毒 有智亦如是 能滅於無智」，也就不足爲奇。

可見，大乘經談的治療法是從內心著手，提煉出忍辱、慈心、菩提心、智慧四種特效妙藥。這四項功德既自利，又利他。不過菩薩不會停留在此階段。透過無量法藏的成就，他自己變成有情的阿伽陀藥，眾生一旦見到他，他們「煩惱諸病，皆悉除愈，於白淨法，心得自在」。這是《華嚴經·明法品》上的描述，生動地說明具足德行的菩薩光是因爲自

己存在，就已經能夠對眾生有積極的幫助。當然，一個菩薩不會想他個人多麼了不起，反倒是為含識著想，希望他們能夠成為阿伽陀藥。相關的例子見於《華嚴經》的《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》——供養花後，菩薩的迴向中祝福一切眾生藉此功德，能「如阿伽陀藥，悉除一切煩惱眾毒」；布施藥物的時候，菩薩又迴向給一切眾生，希望他們「成阿伽陀藥，安住菩薩不退轉地」。這應該是大乘的典型健康觀：最理想的狀態是自己的存在乃至眾生的存在本身都是妙藥，而在達到此境地的過程當中，則以忍辱、慈心、菩提心和智慧為學習治療自他疾病的重點。謹以此共勉。謹以此共勉。